

拍案驚奇



奇案拍

下

凌濛初 著

陈迺冬 校注

郭隽杰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一年·北京

目 录

拍案惊奇序	1
拍案惊奇凡例	2
卷之一 转运汉遇巧洞庭红 波斯胡指破鼃龙壳	1
卷之二 姚滴珠避羞惹羞 郑月娥将错就错	26
卷之三 刘东山夸技顺城门 十八兄奇踪村酒肆	50
卷之四 程元玉店肆代偿钱 十一娘云冈纵谭侠	63
卷之五 感神媒张德容遇虎 凑吉日裴越客乘龙	81
卷之六 酒下酒赵尼媪迷花 机中机贾秀才报怨	94
卷之七 唐明皇好道集奇人 武惠妃崇禅斗异法	117
卷之八 乌将军一饭必酬 陈大郎三人重会	132
卷之九 宣徽院仕女秋千会 清安寺夫妇笑啼缘	148
卷之十 韩秀才乘乱聘娇妻 吴太守怜才主姻簿	161
卷十一 恶船家计赚假尸银 狠仆人误投真命状	180
卷十二 陶家翁大雨留宾 蒋震卿片言得妇	201
卷十三 赵六老猷快丧残生 张知县诛梟成铁案	215
卷十四 酒谋财于郊肆恶 鬼对案杨化借尸	231
卷十五 卫朝奉狠心盘贵产 陈秀才巧计赚原房	244
卷十六 张溜儿熟布迷魂局 陆蕙娘立决到头缘	260
卷十七 西山观设策度亡魂 开封府备棺追活命	275

拍案惊奇

卷十八	丹客半黍九还	富翁千金一笑	306
卷十九	李公佐巧解梦中言	谢小娥智擒船上盗	324
卷二十	李克让竟达空函	刘元普双生贵子	343
卷二十一	袁尚宝相术动名卿	郑舍人阴功叨世爵	372
卷二十二	钱多处白丁横带	运退时刺史当艖	385
卷二十三	大姊魂游完宿愿	小姨病起续前缘	402
卷二十四	盐官邑老魔魅色	会骸山大士诛邪	419
卷二十五	赵司户千里遗音	苏小娟一诗正果	436
卷二十六	夺风情村妇捐躯	假天语幕僚断狱	450
卷二十七	顾阿秀喜舍檀那物	崔俊臣巧会芙蓉屏	466
卷二十八	金光洞主谈旧迹	玉虚尊者悟前身	484
卷二十九	通闺阔坚心灯火	闹国图捷报旗铃	497
卷三十	王大使威行部下	李参军冤报生前	522
卷三十一	何道士因术成奸	周经历因奸破贼	534
卷三十二	乔兑换胡子宣淫	显报施卧师入定	566
卷三十三	张员外义抚螟蛉子	包龙图智赚合同文	581
卷三十四	闻人生野战翠浮庵	静观尼昼锦黄沙街	596
卷三十五	诉穷汉暂掌别人钱	看财奴刁买冤家主	620
卷三十六	东廊僧急招魔	黑衣盗奸生杀	640
卷三十七	屈突仲任酷杀众生	鄂州司马冥全内侄	654
卷三十八	占家财狠嫉妒侄	延亲脉孝女藏儿	666
卷三十九	乔势天师禳旱魃	秉诚县令召甘霖	682
卷四十	华阴道独逢异客	江陵郡三拆仙书	698

拍案惊奇卷二十

李克让竟达空函 刘元普双生贵子

诗曰：

全婚昔日称裴相^①，助殡千秋慕范君^②。

慷慨奇人难屡见，休将仗义望朝绅。

这一首诗，单道世间人周急者少，继富者多。为此，达者便说：“只有锦上添花，那得雪中送炭！”只这两句话，道尽世人情态。比如一边有财有势，那趋财慕势的多只向一边去，这便是俗语叫做“一帆风”，又叫做“鸨鸽子旺边飞”。若是财利交关，自不必说。至于婚姻大事，儿女亲情，有贪得富的，便是王公贵戚，自甘与团头^③作对；有嫌着贫的，便是世家巨族，不得与甲长联亲。自道有了一分势要，两贯浮财，便不把人看在眼里。况有那身在青云之上，拔人于淤泥之中，重捐已资，曲全婚配，恁般样人，实是从前寡见，近世罕闻。冥冥之中，天公自然照察。元来那“夫妻”二字，极是郑重，极宜斟酌，报应极是昭彰，世人决不可戏而

① “全婚”句——指唐代宰相裴度成全唐壁、黄小娘婚姻的故事，事见《太平广记》卷167，注出《玉堂闲话》，后人又多加演绎。

② “助殡”句——东汉范式听到好友张劭去世的消息后，从很远的地方乘着白车白马前来吊丧。事见《搜神记》卷十一。

③ 团头——即乞丐头儿，俗称“叫化头”。

不戏^①。胡作乱为。或者因一句话上，成就了一家儿夫妇；或者因一纸字中，拆散了一世的姻缘。就是陷于不知，因果到底不爽。

且说南直长洲有一村农，姓孙，年五十岁，娶下一个后生继妻。前妻留下一个儿子，一房媳妇，且是孝顺。但是爹娘的说话，不论好歹真假，多应在骨里的信从。那老儿和儿子，每日只是锄田耙地，出去养家过活；婆媳两个，在家绩麻拈芒，自做主理。却有一件奇怪：元来那婆子虽数上了三十多个年头，十分的不长进，——又道是“妇人家入土方休”，——见那老子是个养家经纪之人，不恁地理会这些勾当，所以闲常也与人做了些不伶俐的身分。几番几次，漏在媳妇眼里。那媳妇自是个老实勤谨的，只以孝情为上，小心奉事翁姑，那里有甚心去捉他破绽？谁知道无心人对有心人，那婆子自做了这些话把，被媳妇每每冲着^②，虚心病了，自没意思，却恐怕有甚风声吹在老子和儿子耳朵里，颠倒在老子面前搬斗^③。又道是：“枕边告状，一说便准。”那老子信了婆子的言语，带水带浆的，羞辱毁骂了儿子几次。那儿子是个孝心的人，听了这些话头，没个来历，直摆布得夫妻两口，终日合嘴合舌^④，甚不相安。看官听说：世上只有一夫一妻，一竹竿到底的，始终有些正气，自不甘学那小家腔派。独有最狠毒、最狡猾、最短见的是那晚婆，大概不是一婚两婚人，便是那低门小户捡剩货，与那不学好、为夫所弃的这几项人，极是老哪

① 戏而不戏——似有误，《今古奇观》作“视同儿戏”。

② 冲着——撞见。

③ 搬斗——搬弄是非。

④ 合嘴合舌——吵架。

溜①，也会得使人喜，也会得使人怒，弄得人死心塌地，不敢不从。元来世上妇人，除了那十分贞烈的，说着那话儿，无不着紧。男子汉到中年，筋力渐衰。那娶晚婆的，大半是中年人做的事，往往男大女小。假如一个老苍男子，娶了水也似一个娇嫩妇人，纵是千箱万斛，尽你受用，却是那话儿有些支吾不过，自觉得过意不去，随你有万分不是处，也只得依顺了他。所以那家庭间，每每被这些人炒得十清九浊。

这闲话且放过，如今再接前因。话说吴江有个秀才萧王宾，胸藏锦绣，笔走龙蛇，因家贫，在近处人家处馆，早出晚归。主家间壁，是一座酒肆，店主唤做熊敬溪。店前一个小小堂子，供着五显灵官②。那王宾因在主家出入，与熊店主厮熟。忽一夜，熊店主得其一梦，梦见那五位尊神对他说道：“萧状元终日在此来往，吾等见了，坐立不安。可为吾等筑一堵短壁儿，在堂子前遮蔽遮蔽。”店主醒来，想道：“这梦甚是跷蹊，说甚么萧状元，难道便是在间壁处馆的那个萧秀才？我想恁般一个寒酸措大③，如何便得做状元？”心下疑惑。却又道：“除了那个姓萧的，却又不曾与第二个姓萧的识熟。凡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况是神道的言语，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次日起来，当真在堂子前面堆起一堵短墙，遮了神圣，却自放在心里不题。

隔了几日，萧秀才往长洲探亲，经过一个村落人家，只见一伙人聚做一块，在那里喧嚷。萧秀才挨在人丛里看一看，只见众人指着道：“这不是一位官人？来得凑巧，是必央及这官人则

① 老唧溜——老滑头。

② 五显灵官——五路财神，即民间所供奉的财神爷。

③ 措大——穷酸的读书人。

个，省得我们村里去寻门馆先生。”连忙请萧秀才坐着，将过纸笔，道：“有烦官人写一写，自当相谢。”萧秀才道：“写个甚么？且说个缘故。”只见一个老儿与一个小后生走过来，道：“官人听说：我们是这村里人，姓孙，爷儿两个，一个阿婆，一房媳妇。叵耐媳妇十分不学好，到终日与阿婆斗气。我两个又是养家经纪人，一年到头，没几时住在家里。这样妇人，若留着他，到底是个是非堆。为此，今日将他发还娘家，任从别嫁。他每众位多是地方中见，为是要写一纸休书，这村里人没一个通得文墨。见官人经过，想必是个有才学的，因此相烦官人替写一写。”萧秀才道：“原来如此，有甚难处！”便逞着一时见识，举笔一挥，写了一纸休书，交与他两个。他两个便将五钱银子，送秀才做润笔之资。秀才笑道：“这几行字值得甚么，我却受你银子！”再三不接，拂着袖子，撇开众人，径自去了。

这里自将休书付与妇人。那妇人可怜勤勤谨谨做了三四年媳妇，没缘没故的休了。他咽着这一口怨气，扯住了丈夫，哭了又哭，号天拍地的不肯放手。口里说道：“我委实不曾有甚歹心负了你，你听着一面之词，离异了我。我生前无分辨处，做鬼也要明白此事。今世不能和你相见了，便死也不忘记你。”这几句话，说得傍人俱各掩泪，他丈夫也觉得伤心，忍不住哭起来。却只有那婆子看着，恐怕儿子有甚变卦，流水^①和老儿两个拆开了手，推出门外。那妇人只得含泪去了，不题。

再说那熊店主重梦见五显灵官对他说道：“快与我等拆了面前短壁，拦着十分郁闷。”店主梦中道：“神圣前日分付小人起造，

① 流水——这里作急忙、赶快解。

如何又要拆毁？”灵官道：“前日为萧秀才时常此间来往，他后日当中状元，我等见了他坐立不便，所以教你筑墙遮蔽。今他于某月某日替某人写了一纸休书，拆散了一家夫妇，上天鉴知，减其爵禄。今职在吾等之下，相见无碍，以此可拆。”那店主正要再问时，一跳惊醒。想道：“好生奇异，难道有这等事？明日待我问萧秀才，果有写休书一事否，便知端的。”明日当真先去拆了壁，却好那萧秀才踱将来，店主邀住道：“官人，有句说话，请店里坐地。”入到里面，坐定吃茶。店主动问道：“官人曾于某月某日，与别人代写休书么？”秀才想了一会，道：“是曾写来。你怎地晓得？”店主遂将前后梦中灵官的说话，一一告诉了一遍。秀才听罢，目瞪口呆，懊悔不迭。后来果然举了孝廉，只做到一个知州地位。那萧秀才因一时无心失误上，白送了一个状元。世人做事，决不可不检点。曾有诗道得好：

人生常好事，作者不自知。

起念埋根际，须思决局时。

动止虽微渺，干连已弥滋。

昏昏罹天网，方知悔是迟。

试看那拆人夫妇的，受祸不浅，便晓得那完人夫妇的，获福非轻。如今单说前代一个公卿，把几个他州外族之人，认做至亲骨肉，撮合了才子佳人，保全了孤儿寡妇，又安葬了朽骨枯骸。如此阴德，又不止是完人夫妇了，所以后来受天之报，非同小可。

这话文出在宋真宗时，西京洛阳县有一官人，姓刘，名弘敬，字元普，曾任过青州刺史，六十岁上告老还乡，继娶夫人王氏，年尚未满四十。广有家财，并无子女，一应田园、典铺，俱托内侄王文用管理。自己只是在家中广行善事，仗义疏财，挥金如土。从

前至后，已不知济过多少人了，四方无人不闻其名。只是并无子息，日夜忧心。

时遇清明节届，刘元普分付王文用整备了牲醴^①酒醴，往坟茔祭扫。与夫人各乘小轿，仆从在后相随，不逾时到了坟上。浇奠已毕，元普拜伏坟前，口中说着几句道：

堪怜弘敬年垂迈，不孝有三无后大。

七十人称自古稀，残生不久留尘界。

今朝夫妇拜坟茔，他年谁向坟茔拜？

膝下萧条未足悲，从前血食^②何容艾？

天高听远实难凭，一脉宗亲须悯爱。

诉罢中心泪欲枯，先灵英爽知何在！

当下刘元普说到此处，放声大哭，旁人俱各悲凄。那王夫人极是贤德的，拭着泪上前劝道：“相公请免愁烦，虽是年纪将暮，筋力未衰。妾身纵不能生育，当别娶少年为妾，子嗣尚有望。徒悲无益。”刘元普见说，只得勉强收泪，分付家人，送夫人乘轿先回。自己留一个家僮相随，闲行散闷，徐步回来。

将及到家之际，遇见一个全真先生^③，手执招牌，上写道：“风鉴通神。”元普见是相士，正要卜问子嗣，便延他到家中来坐。吃茶已毕，元普端坐，求先生细相。先生仔细相了一回，略无忌讳，说道：“观使君^④气色，非但无嗣，寿亦在旦夕矣。”元普道：

① 牲醴(quán 全)——纯色的全牲。

② 血食——承受祭祀。古时杀牲祭祀，故称“血食”。

③ 全真先生——即道士。金代王重阳主张儒、道、释三教合一，创立了全真道，成为道教中一个重要流派。

④ 使君——旧时对州郡长官的尊称。刘元普因任过刺史，所以这样称呼他。

“学生年近古稀，死亦非夭；子嗣之事，至此暮年，亦是水中捞月了。但学生自想生平虽无大德，济弱扶倾，矢心已久，不知如何罪业，遂至殄绝祖宗之祀？”先生微笑道：“使君差矣。自古道：‘富者怨之丛。’使君广有家私，岂能一一综理？彼在事者，只顾肥家，不存公道，大斗小秤，侵剥百端，以致小民愁怨。使君纵然行善，只好功过相酬^①耳，恐不能获福也。使君但当悉杜其弊，益广仁慈，多福、多寿、多男，特易易耳。”元普闻言，默然听受。先生起身作别，不受谢金，飘然去了。元普知是异人，深信其言。随取田园典铺帐目，一一稽查；又潜往街市乡间，各处探听，尽知其实。遂将众管事人，一一申饬，并妻侄王文用也受了一番呵叱。自此益修善事，不题。

却说汴京有个举子李逊，字克让，年三十六岁。亲妻张氏，生子李彦青，小字春郎，年方十七。本是西粤人氏，只为与京师鸾远^②，十分孤贫，不便赴试。数年前挈妻携子，流寓京师，却喜中了新科进士，除授钱塘县尹，择个吉日，一同到了任所。李克让看见湖山佳胜，宛然神仙境界，不觉心中爽然。谁想贫儒命薄，到任未及一月，犯了个不起之症。正是：

浓霜偏打无根草，祸来只奔福轻人。

那张氏与春郎请医调治，百般无效，看看待死。一日，李克让唤妻子到床前，说道：“我苦志一生，得登黄甲，死亦无恨。但只是无家可奔，无族可依，撇下寡妇孤儿，如何是了？可痛！可怜！”说罢，泪如雨下。张氏与春郎在傍劝住。克让想道：“久闻洛阳刘元普，仗义疏财，名传天下，不论识认不识认，但是以情相

① 相酬——相抵、相等。

② 鸾(diào 掉)远——遥远。

求，无有不应。除是此人，可以托妻寄子。”便叫：“娘子，扶我起来坐了。”又叫儿子春郎，取过文房四宝。正待举笔，忽又停止，心中好生踌躇，道：“我与他从来无交，难叙寒温，这书如何写得？”疾忙心生一计，分付妻儿，取汤取水，把两人都遣开了。及至取得汤水来时，已自把书重重封固，上面写十五字，乃是“辱弟李逊书呈洛阳恩兄刘元普亲拆”。把来递与妻儿收好，说道：“我有个八拜为交的故人，乃青州刺史刘元普，本贯洛阳人氏。此人义气干霄，必能济汝母子。将我书前去投他，料无拒绝。可多多拜上刘伯父，说我生前不及相见了。”随分付张氏道：“二十载恩情，今长别矣！倘蒙伯父收留，全赖小心相处，必须教子成名，补我未逮之志。你已有遗腹两月，倘得生子，使其仍读父书；若生女时，将来许配良人，我虽死而瞑目。”又分付春郎道：“汝当事刘伯父如父，事刘伯母如母。又当孝敬母亲，励精学业，以图荣显，我死犹生。如违我言，九原之下，亦不安也。”两人垂泪受教。又嘱付道：“身死之后，权寄棺木浮丘寺中，俟投过刘伯父，徐图殡葬。但得安土埋藏，不须重到西粤。”说罢，心中哽咽，大喊道：“老天！老天！我李逊如此清贫，难道要做满一个县令也不能勾？”当时蓦然倒在床上，已自叫唤不醒了。正是：

君恩新荷喜相随，谁料天年已莫追。

休为李君伤天逝，四龄已可傲颜回①。

张氏、春郎，各各哭得死而复苏。张氏道：“撇得我孤孀二人好苦！倘刘君不肯相容，如何处置？”春郎道：“如今无计可施，只

① “四龄”句——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品学兼优，可惜命短，仅活了三十二岁。此句是说李逊“年三十六岁”，已超过颜回“四龄”，可以无须遗憾了。

得依从遗命。我爹爹最是识人，或者果是好人，也不见得。”张氏即将囊橐检点，那曾还剩分文？元来李克让本是极孤极贫的，做人甚是清方^①，到任又不上一月，虽有些少，已为医药废尽了。还亏得同僚相助，将来买具棺木盛殓，停在衙中。母子二人，朝夕哭奠，过了七七之期，依着遗言，寄柩浮丘寺内。收拾些少行李盘缠，带了遗书，饥餐渴饮，夜宿晓行，取路投洛阳县来。

却说刘元普，一日正在书斋闲玩古典，只见门上人报道：“外有母子二人，口称西粤人氏，是老爷至交亲戚，有书拜谒。”元普心下着疑，想道：“我那里来这样远亲？”便且叫请进。母子二人走到跟前，施礼已毕。元普道：“老夫与贤母子在何处识面，实有遗忘，伏乞详示。”李春郎答道：“家母、小侄，其实不曾得会。先君却是伯父至交。”元普便请姓名。春郎道：“先君李逊，字克让；母亲张氏；小侄名彦青，字春郎。本贯西粤人氏。先君因赴试流落京师，以后得第，除授钱塘县尹，一月身亡。临终时，怜我母子无依，说有洛阳刘伯父，是幼年八拜至交，特命亡后赍了手书，自任所前来拜谒。故此母子造宅，多有惊动。”元普闻言，茫然不知就里。春郎便将书呈上。元普看了封签上十五字，好生诧异。及至拆封看时，却是一张白纸，吃了一惊，默然不语。左思右想了一回，猛可里心中省悟，道：“必是这个缘故无疑。我如今不要说破，只教他母子得所便了。”张氏母子见他沉吟，只道不肯容纳，岂知他却是天大一场美意。元普收过了书，便对二人说道：“李兄果是我八拜至交，指望再得相会，谁知已作古人，可怜！可怜！今你母子就是我家骨肉，在此居住便了。”便叫请出王夫人来，说知

① 清方——清白正直。

来历，认为妯娌。春郎以子侄之礼自居。当时摆设筵席，款待二人。酒间说起李君灵柩在任所寺中，元普一力应承殡葬之事。王夫人又与张氏细谈，已知他有遗腹两月了。酒散后，送他母子到南楼安歇，家火器皿，无一不备，又拨几对僮仆服侍。每日三餐，十分丰美。张氏母子得他收留，已自过望，谁知如此殷勤，心中感激不尽。过了几时，元普见张氏德性温存，春郎才华英敏，更兼谦谨老成，愈加敬重。又一面打发人往钱塘去扶柩了。

忽一日，正与王夫人闲坐，不觉掉下泪来。夫人忙问其故。元普道：“我观李氏子，仪容志气，后来必然大成。我若得这般一个儿子，真可死而无恨。今年华已去，子息杳然，为此不觉伤感。”夫人道：“我屡次劝相公娶妾，只是不允。如今定为相公觅一侧室，管取宜男^①。”元普道：“夫人休说这话。我虽垂暮，你却尚是中年，若是天不绝我刘门，难道你不能生育？若是命中该绝，纵使姬妾盈前，也是无干。”说罢，自出去了。

夫人这番却主意^②要与丈夫娶妾。晓得与他商量，定然推阻，便私下叫家人唤将做媒的薛婆来，说知就里。又嘱咐道：“直待事成之后，方可与老爷得知。必用心访个德容兼备的，或者老爷才肯相爱。”薛婆一一应诺而去。过不多日，薛婆寻了几头来说，领来看了，没一个中夫人的意。薛婆道：“此间女子只好恁样，除非汴梁帝京，五方杂聚去处，才有出色女子。”恰好王文用有别事要进京，夫人把百金密托了他，央薛婆与他同去寻觅。薛婆也有一头媒事要进京，两得其便，就此起程，不题。

① 管取宜男——一定会生个儿子。宜男，萱草的别名。相传孕妇佩了它的花就会生男孩子，故旧时祝颂妇人多子为“宜男”。

② 主意——拿定主意。主，动词，立定的意思。

如今再表一段缘因。话说汴京开封府祥符^①县，有一进士，姓裴，名习，字安卿。年登五十，夫人郑氏早亡，单生一女，名唤兰孙，年方二八，仪容绝世。裴安卿做了郎官^②几年，升任襄阳刺史。有人对他说道：“官人向来清苦，今得此美任，此后只愁富贵不愁贫了。”安卿笑道：“富自何来？每见贪酷小人，惟利是图，不过使这几家治下百姓卖儿贴妇，克其囊橐。此真狼心狗行之徒！天子教我为民父母，岂是教我残害子民？我今此去，唯吃襄阳一杯淡水而已。贫者人之常，叨朝廷之禄，不至冻馁足矣，何求富为？”裴安卿立心要做个好官，选了吉日，带了女儿起程赴任。不则一日，到了襄阳。莅任半年，治得那一府物阜民安，词清讼简。民间造成几句谣词，说道：

襄阳府前一条街，一朝到了裴天台。

六房吏书^③去打盹，门子皂隶去砍柴。

光阴荏苒，又早六月炎天。一日，裴安卿与兰孙吃过午饭，暴暑难当。安卿命汲井水解热。霎时井水将到，安卿吃了两钟，随后叫女儿吃。兰孙饮了数口，说道：“爹爹，怎样淡水，亏爹爹怎生吃下偌多！”安卿道：“休说这般折福的话。你我有得这水吃时，也便是神仙了。岂可嫌淡？”兰孙道：“爹爹，如何便见得折福？这样时候，多少王孙公子，雪藕调冰，浮瓜沉李，也不为过。爹爹身为郡侯，饮此一杯淡水，还道受用，也太迂阔了。”安卿道：“我儿不谙事务，听我道来。假如那王孙公子，倚傍着祖宗的势

① 祥符——旧县名，故治在今河南省开封市。

② 郎官——在京中六部任郎中、员外郎、主事等官职的泛称。

③ 六房吏书——旧时州府衙门设吏、户、礼、兵、刑、工六房处理日常事务。

耀，顶戴着先人积攒下的浮财，不知稼穡，又无甚事业，只图快乐，落得受用。却不知乐极悲生，也终有马死黄金尽的时节。纵不然，也是他生来有这些福气。你爹爹贫寒出身，又叨朝廷民社之责，须不能勾比他。还有那一等人，假如当此天道，为将边廷，身披重铠，手执戈矛，日夜不能安息，又且死生朝不保暮。更有那荷锄农夫，经商工役，辛勤陇陌，奔走泥涂，雨汗通流，还禁不住那当日日晒。你爹爹比他不已是神仙了？又有那下一等人，一时过误，问成罪案，因在囹圄，受尽鞭笞，还要肘手镣足，这般时节，拘于那不见天日之处，休说冷水，便是泥汁也不能勾；求生不得生，求死不得死，父娘皮肉，痛痒一般，难道偏他们受得苦起？你爹爹比他，岂不是神仙？今司狱司①中见有一二百名罪人，吾意欲散禁他每在狱，日给冷水一次，待交秋再作理会。”兰孙道：“爹爹未可造次。狱中罪人，皆不良之辈，若轻松了他，倘有不测，受累不浅。”安卿道：“我以好心待人，人岂负我？我但分付牢子紧守监门便了。”也是合当有事，只因这一节，有分教：

应死囚徒俱脱网，施仁郡守反遭殃。

次日安卿升堂，分付狱吏将囚人散禁在牢，日给凉水与他，须要小心看守。狱卒应诺了，当日便去牢里松放了众囚，各给凉水。牢子们紧紧看守，不致疏虞。过了十来日，牢子们就懈怠了。

忽又是七月初一日，狱中旧例，每逢月朔，便献一番利市②。那日烧过了纸，众牢子们都去吃酒散福，从下午吃起，直吃到黄

① 司狱司——州府衙门下设的管理牢狱的机构。

② 利市——吉利。

昏时候，一个个酩酊烂醉。那一干囚犯，初时见狱中宽纵，已自起心越牢。内中有几个有亲识的，密地教对付些利器，暗藏在身边。当日见众人已醉，就便乘机发作。约莫到二更时分，狱中一片声喊起，一二百罪人一齐动手，先将那当牢的禁子杀了。打出牢门，将那狱吏牢子，一个个砍翻，撞见的多是一刀一个。有的躲在黑暗里听时，只听得喊道：“太爷平时仁德，我每不要杀他。”直反到各衙，杀了几个佐贰官^①。那时正是清平时节，城门还未曾闭，众人呐声喊，一哄逃走出城。正是：

鳌鱼脱却金钩去，摆尾摇头再也不来。

那时裴安卿听得喧嚷，在睡梦中惊觉，连忙起来，早已有人报知。裴安卿听说，却正似顶门上失了三魂，脚底下荡了七魄，连声只叫得苦。悔道：“不听兰孙之言，以至于此。谁知道将仁待人，被人不仁。”一面点起民壮，分头追捕，多应是海底捞针，那寻一个？

次日，这桩事早报与上司知道，少不得动了一本。不上半月，已到汴京。奏章早达天听，天子与群臣议处。若是裴安卿是个贪赃刻剥、阿谀谄佞的，朝中也还有人喜他。只为平素心性刚直，不肯趋奉权贵，况且一清如水，俸资之外毫不苟取，哪有钱财夤缘^②势要？所以无一人与他辨冤。多道：“纵囚越狱，典守者^③不得辞其责。又且杀了佐贰，独留刺史，事属可疑，合当拿问。”天子准奏，即便批下本来，着法司差官扭解到京。那时裴安卿

① 佐贰官——州府衙门里的辅佐官吏。

② 夤缘——攀附、暗中贿赂结交。

③ 典守者——负责州府事务的长官，这里指刺史。